

# 亲家徐阶为太子一事也想谋害严嵩

历史传记

嘉靖十二年（1533年）八月，嘉靖皇帝迎来了老天爷赐给他的第一个儿子，欣喜若狂的嘉靖皇帝亲自为儿子办喜宴，他再也不怕走正德皇帝的老路，因无后而江山易人了。然而仅仅两个月，儿子就在襁褓中不幸夭折了，嘉靖皇帝如被雷击，心都碎了。

嘉靖十五年（1536年）十月初六，王贵妃生了第二个皇子朱载壑。第二年正月廿三，杜康妃生了第三个皇子朱载口。刚刚过了一个月即二月廿三，卢婧妃生了第四个皇子朱载圳。其后妃子们又陆续生了第五、第六、第七、第八个皇子。真是要么不来，要来就来一大窝。然而来得多去得多，到嘉靖二十八年（1549年），嘉靖皇帝只剩下三个儿子了，即二子朱载壑——庄敬太子、三子朱载口——裕王、四子朱载圳——景王。

嘉靖二十八年（1549年），庄敬太子朱载壑十四岁了。然而没几天，太子突然病倒，并从床上爬起来，向南跪拜说：“儿去矣！”然后盘腿而坐，病重身亡。嘉靖皇帝蒙了，哭了个死去活来。庄敬太子去了，按序就该立裕王朱载口为太子。因为嘉靖皇帝不喜欢朱载口的母亲杜康妃，特别宠爱景王朱载圳的母亲卢婧妃，枕头风吹多了，嘉靖皇帝就想立景王为太子。两头为难，便以不宜过早册立太子为由，将立太子的事情拖了下来。

皇子们都有自己的授业老师，而且这些授业老师个个才高八斗，老谋深算。谁的学生登上了帝位，谁就有望攀上首辅的高峰。但嘉靖皇帝已经陷入两难。于是，两个皇子的智囊人士便一起将目光盯到了另一个砝码上——严嵩。严嵩说该立谁，谁就一定能够登上皇帝的宝座。

一天，严世蕃的一个小妾过了一次生日。晚上，严世蕃得意地打开礼单查看都有什么人送了礼，其中有一

行字吓了他一跳：高拱，一百两银子。严世蕃为什么看见这行字吓了一跳？因为裕王朱载口的老师就叫高拱。没过几天，下人忽然来报，说门外有一个自称高拱的人登门拜访。严世蕃急忙出迎，见面后得知是裕王府派人来打听得皇帝立谁为太子的事。严世蕃把此事告诉了严嵩，严嵩听后大骂一通严世蕃，告诉他这可是很容易掉脑袋的事情，嘉靖一直不决定立谁为太子，就是怕他们兄弟会相互夺位，手足相残。所以以后只要是裕王或景王派来的人，严嵩一律都不见。

其后不久，嘉靖皇帝因事找严嵩和礼部尚书徐阶商量，不知出于什么目的，嘉靖皇帝忽然问起册立谁为太子才好。严嵩说：“微臣整日侍候在皇上身边，忙于朝廷事务，无心其他，对两位殿下的事情一无所知。”徐阶想讨好嘉靖皇帝：“据微臣所知，两位殿下都天资过人，堪当大任，但按序当立裕王殿下。”

三人一问两答，事情就算过去了，谁也没再提起这个话题。下来后，有人私下里告诉徐阶：皇上偏爱景王，有立景王为太子之意，你怎么能说应当立裕王为太子呢！要是景王以后登了基，认为你这话是有意在背后捣他的鬼，那还了得！徐阶听了，吓得满头虚汗，好长时间都做噩梦。这还不算，有一天嘉靖皇帝问严嵩：你看徐阶这个人怎么样？严嵩知道嘉靖皇帝是因立太子的事情对徐阶起了戒心，想回避又回避不了，便委婉地说：才堪大用，就是有时不安本职。其含而不露地意指徐阶有干预皇室的意思。

有人将严嵩的话告诉了徐阶，徐阶再也支撑不住，在床上大病了几天，连后事都差点安排了。病好后，急忙求人百般说合，将自己的一个孙女嫁给严世蕃的一个儿子为妻，估计严氏父子再也不会在嘉靖皇帝面前说

自己的坏话了才安下心来。

嘉靖三十一年（1552年）夏，七十三岁的严嵩感到自己的工作压力太大，实在吃不消，便把朝中大臣仔细掂量了一番，然后推荐亲家礼部尚书徐阶晋升为大学士、次辅，仍兼礼部尚书，帮助自己处理国事。然而严嵩却怎么也没想到，在立谁为太子的问题上，徐阶虽然受到了惊吓，但却引起了裕王府的高度注意。因为只要严嵩不偏向景王，那么徐阶的话就会变得很有分量。而且徐阶说过按序当立裕王的话，景王已经记恨在心了。如果徐阶不跟裕王站到一起，一旦景王夺嫡，那么等待徐阶的肯定不是什么好果子，所以，他唯一的出路就是跟裕王站到一起。果然，高拱稍一试探，徐阶很快就和他勾结到了一起。

嘉靖三十四年（1555年），对立谁为皇太子的事情，朝廷大致上形成两派。一派是以严嵩为首的“观望派”；一派是以徐阶为首的“立裕派”。骨干是那些抱着封建礼教不放的愚忠之士，数次上表，要求册立裕王为太子。极少数人看嘉靖皇帝的态度明显偏向景王，便叫嚷“国家大宝，有德者居之，只要是皇上亲自册立的，天下无人不服”，建议立景王为太子。

嘉靖皇帝犹豫不决，便问严嵩该立谁。严嵩摸不透嘉靖皇帝的心思，又不想做恶人，便说：“皇上正值盛年，慌着立什么太子。依微臣看，还是等几年再说吧。”嘉靖皇帝听了，遂驳回徐阶等人的上书，不许再提册立太子的事。严嵩那么说不过是敷衍嘉靖皇帝。但裕王不这么认为，他认为严嵩是在拆他的台，恨不得将严嵩杀了才解气。

嘉靖三十三年（1554年）秋，裕王朱载口的母亲杜康妃病逝。以徐阶为首的那些大臣们便决定从中取事，准备用太子母亲的礼节来操办杜康

妃的丧事。这样就是暂时不册立裕王为太子，也从事实上默认了裕王太子的地位。但此意受到了嘉靖皇帝的严厉申斥，丧事一切从简办了，这无疑是在向世人宣布：裕王不是太子。

嘉靖三十四年（1555年）夏，裕王的妻子生下了他的第一个儿子，也就是嘉靖皇帝的第一个孙子。这本来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。但好道的嘉靖皇帝掐指一算这孩子的受孕日期，却发现正好是在裕王母亲的灵期内。裕王在为母亲守孝期间居然还不忘和老婆上床，不禁让嘉靖皇帝从心底里轻贱裕王的人品，对这个在奶奶丧期内来到人世的孩子也认为不吉利，以致连句高兴的话都没说，更没有拿半点礼物表示祝贺。巧的是这个孩子也很快夭折了。

嘉靖皇帝轻贱裕王的人品，册立谁为皇太子的态度也就明朗了。徐阶等人傻了。如果景王成了太子，不等景王登基来杀他们，嘉靖皇帝为了扫清景王以后执政的障碍，很快就会来要他们这些人的命。当务之急是趁着嘉靖皇帝还没有册立景王为太子，赶紧挽救败局。而挽救败局的第一步就是迅速除去严嵩，严嵩不除，他们什么事都干不成。但怎样才能除去严嵩呢？

嘉靖三十九年（1560年），严嵩升到了一品工部尚书的位置，严氏父子在朝中的权力更大了。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年仅五十岁的陆炳却因病不治而亡。陆炳之死，给了徐阶一个意外之喜。因为陆炳虽然只是锦衣卫都督，职责是保卫嘉靖皇帝的安全，不过问政事，但大臣们相互陷害，陆炳知道了，就敢一顿将其打死。像徐阶千方百计计算计严嵩，一旦让陆炳知道了真相，他就是次辅（副宰相），只怕也难逃一劫。所以，陆炳死了，无疑让徐阶除去了一个让自己经常做噩梦的人。

# 旬旬完全不知她和池澄三年前就见过 ⑩

都市情感

一路上，旬旬的脑海里全是疑问。“为什么对我那么好？池澄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说的爱到底从何而来，又是什么时候开始的？”“我明明说过，从我第一次看到你开始，怎么，你不信？”这个回答显然不能让旬旬满意，“你第一次看到我是什么时候？”

他不怀好意地笑道：“一次性知道答案多没意思，要不这样，你每天可以问我一个问题，我一定会好好回答你。否则，你要摸清我的底细，就只能自己伸出手来‘摸’。”“摸你个头。”

池澄见她虽没好脸色，但已不复之前的疏离。见她低着头，他便借了阅读灯的光线，飞快地拔掉了她头顶上的一根白发。“嘶……”旬旬朝他怒目而视。他看了一眼那头发，笑着说：“是黑色的，我看错了。”旬旬从十几岁开始，头顶偶尔会长出几根白发，每当思虑过甚的时期尤其如此。她知道池澄说拔错了只是哄她开心，从他手里抢过来，扔到车窗外，说道：“拔什么？说不定过不了多少年我就满头花白了。”池澄满不在乎地说：“那我就慢慢拔，冒一根，拔一根，直到把你变成秃头老太太，日子长着呢。”旬旬不说话了。竟然真有那么一刹那，她仿佛看到了他描述的黄昏，禁不住嘴角露出一丝微笑。

第二天，池澄拉旬旬去谷阳山森林公园玩，正巧旬旬很郁闷，本来她良心发现，觉得快过年了，想问问艳丽姐要不要一起吃个年夜饭，但无意中得知，艳丽姐居然背着她跟池澄借了5万块钱做投资去了，旬旬觉得自己被骗了，两个人又闹得不欢而散。于是就跟着池澄一起出来散散心。

谷阳山森林公园坐落在市区一百八十公里外，是本地小有名气的风景胜地。自从主峰顶上修建了一座设施豪华齐备的养生度假山庄，山上的路也随之开通，观光客才逐渐多了起

来。山会上有什么，旬旬浑然不知，不过她能够确定的是，她若是不答应，池澄的死缠滥打绝不会休止。而且，对于他始终未松口的那个谜，她也将继续蒙在鼓里。她和池澄到了这一步，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

他们经历九转十八弯终于到达目的地。他们下榻的明灯山庄正是谷阳山顶那座庞大养生会所的主建筑。办理手续时，旬旬毫不意外地在池澄一点儿都不诚恳的抱歉中，被告知山庄里仅剩一间客房。

山庄里的暖气让人得以缓口气，旬旬放下行李，打量着这个双人标间。她有些明白为什么周瑞生临时为他们订到了客房，结果还是换了池澄一頓狠批——如果按照池澄的主观愿望，只怕恨不得这里只有一张仅容两个人挤在一起的小床。池澄笑够了，把她拉起来，说道：“吃饭时间还早，陪我出去走走。”

下午时分，山庄外虽然暂时停了雨，但天空阴沉依旧，灰蒙蒙的云压在满目的苍翠之上，空气寒冽，人却总觉得喘不过气来。他们走到一个碧幽幽的水潭前，潭上架着一座窄窄的双木桥，上面覆盖着绿色苔藓。他们过了桥，很快来到一个植物迷宫，玩心大起的池澄要和旬旬比赛谁先找到出口。

旬旬只得一路紧跟池澄左绕右转，当两人之间仅隔着一道灌木屏障，伸出手就能够到彼此时，池澄所在的位置离出口已不远，旬旬却还要绕几个大弯才能回到他身边。“搞什么？”池澄气急无奈。这时天空乌云密布，大雨眼看就要来临。那灌木丛高度在一米五左右，底下是青砖砌成的底座，旬旬犯愁地扶着树枝站在底座上翘首以望，困惑道：“我也不知道怎么……”她话都没有说完，剩下的半截话变成了含糊的发音。池澄隔着树丛将她拉向自己，灌木丛的枝叶被撞落无数凌乱的水滴。旬旬经历了极

其短暂的迷茫之后很快就踮起脚尖探出手环住了他的脖子，满脑子的空白。他们都没有尝试过这样的急切，不知道曾经的蹉跎是为了什么，仿佛之前所有的徘徊、找寻都只是为了这一刻的到来。他说出来的话或许有真的，也有假的，但她愿意用所有的理智来交换身边这触手可及的温暖。

回去的过程在旬旬的记忆里被匆匆带过，她只记得他们奔跑着，赶在大雨倾盆之前回到了房间，记得她试图合拢又被池澄单手拉开的窗帘……她横着仰倒在靠近阳台的白色床上，看到整片天空，覆盖在她身体上的除了他的身体，还有峭壁上翻滚聚合的云层。她知道自己是醒了，还是坠入了一个更深的梦境。

旬旬醒过来是借助了一通电话，是曾毓打来的电话。接完电话后，旬旬愣愣地坐在床沿上，原本不确信的记忆在曾毓的电话里得到了求证。三年前的健身房……她早该知道的，世界上哪来毫无因由的爱与恨。

这时，旬旬忽然发现自己之前睡过的枕头上多了一个钱夹，那是池澄常用的，她有些疑惑地将钱夹拿在手中。旬旬将它展开，里面现金和卡一应俱全，然而带走了她全部注意力的是正中的一张照片。站在机场人群前，双眼茫然地看着前方的那个女人不是她又能是谁？她心慌意乱地抽出这张照片想要看个仔细，却发现照片背后另有玄机。藏在机场偷拍照后面的还有一张照片，照片里的人竟然还是她，只不过那时的面孔更为年轻，如果没有记错，这张免冠标准照应该来自于三年前。

这时旬旬听到翻身的动静，一扭头，只见池澄面朝她躺在床上，半撑着头，颇有兴趣地看着她的行径。“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我第一次见到你是什么时候吗？你一点儿印象都没有吗？”“在健身房。”

“你终于想起我是谁了？但我还得说，答案错误！其实是健身房门口！那天太阳很大，我在当时周瑞生开的健身房门口给我爸打电话。这时有个女的从我身边走过，一直在回头看我。我以为她是花痴，谁知道她忽然朝我冲过来，一把推得我差点撞上了墙，还大叫‘危险’！我以为自己一定是快被路过的车撞死了，或者天上有坠落物砸下来什么的，结果屁都没有！搞了半天，那个人结结实实地对我说，站在井盖上打电话是很不安全的。”

“你从我身边走过去，傻乎乎地又回头看一眼，好像怕我又想不开继续回到井盖上寻死，没想到你自己脚底下也差点踩中一个，你吓得像袋鼠一样从上面跳了过去……我知道你是表舅健身房的会员，那天，我打扫卫生的时候你从更衣室走出来，我朝你笑，你也朝我笑了。我还以为你记得我，可第二次打照面，你又像完全不认识一样从我身边走了过去。”

“你不认识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我那时根本不敢有任何非分之想。只不过我忽然发现，除了恨我爸爸和我妈妈的病发愁，我还有愿意去想的人和事。你不知道我有多好笑，主动答应周瑞生在健身房守夜，翻了半个晚上的会员资料，才找到你的那一份。我知道了你叫什么，还把上面的照片揭了下来。”

“就是钱夹里那张？”“你说呢？有半年的时间我们一周会见两次面，你一共对我说过两句话，第一次是说站在井盖上不安全，还有一次是我给你调器械，你说‘谢谢’。”

“我不知道……对不起，我那时不知道这些。”旬旬在他叙述的过程中绞尽脑汁去回忆三年前健身房里发生过的事。那些细节都准确无误，她记得跟不上健身操的糗事，却不记得他。她对他仅有的记忆只限于那个一团糟的早晨。